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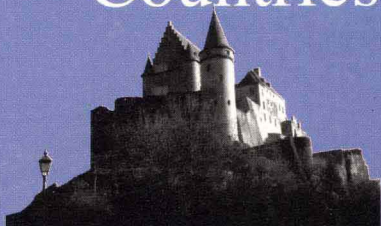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低地国家史

安博远 著 王宏波 译

A History of Low Countries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低地国家史

安博远 著 王宏波 译

A History of Low Countries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图字:01 - 2011 - 0513

© Paul Arblaster 2006

A history of the Low Countries

First published 2006 by

PALGRAVE MACMILLAN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RG21 6XS and

175 Fifth Avenue, New York, N. Y. 10010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低地国家史/(英)安博远著;王宏波译.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 - 7 - 5000 - 9197 - 4

(世界历史文库)

I. ①低… II. ①安… ②王… III. ①比利时—历史②卢森堡—历史③荷兰—历史
IV. ①K564.0 ②K519 ③K563.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8632号

责任编辑 郭银星

责任印制 倪亮

装帧设计 罗洪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阜成门北大街17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 - 88390635

印 刷 北京永生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640 × 960 1/16

印 张 24.75

字 数 340千字

印 次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聂震宁

副主任 刘伯根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沛 马汝军 王乃庄 王晓德 刘北成

刘新成 汤重南 李工真 李 平 李安山

李剑鸣 宋焕起 张贤明 陈 恒 侯建新

郭小凌 钱乘旦 高 毅 彭小瑜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宋焕起 张贤明

副主任 李红强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卫东 王明毅 兰本立 郭银星

《低地国家史》 作者简介

保罗·阿尔布拉斯特 (Paul Arblaster, 中文名安博远) 是英格兰人, 现居住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郊区, 目前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的翻译学院 (the School of Translation) 从事教学工作。阿尔布拉斯特教授曾在英国牛津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学习历史, 并获得牛津大学的博士学位。他出版的学术著作主要是关于 16、17 世纪欧洲史方面的, 诸如 16、17 世纪欧洲新闻史、译本史、流亡团体史以及国际传媒史等。

安博远 (Paul Arblaster) is an Englishman who lives just outside Brussels (Belgium) and teaches at the School of Translation in Maastricht (The Netherlands). He studied History at the universities of Oxford and Leuven, and holds a doctorat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His academic publications deal with aspects of 16th and 17th – century European history such as journalism, translation, exile commu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前 言

在英语世界里，在其历史传统中，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这三个小国的历史是一个盲点。我写本书的目的是想把这几个国家的历史介绍给普通读者，而要做到这一点则需要咨询工作，以前受专业学术研究的限制，我从来都不曾想过哪怕是过问一下这项工作。但是，现在我发现，对这三个低地国家历史的通常性的忽视是毫无根据的。它们无论是被当作罗马帝国的边境地区、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北欧的商业中心、近现代战争的战场，还是作为欧盟的核心，或者是作为一个在精神、智力文化以及艺术方面都取得卓越成就的地区，其魅力从来都未曾消失过。我希望读者们同样能够感受到作者的这种发现所带来的兴奋和愉悦。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尽力为每一个知识点提供详细的注脚。不过，如果有所失误或者对许多我曾依赖过的任何一位作者有所不公，在此我请求他们的谅解。

针对这三个国家的历史，任何内容宽泛、简要的概述必然会被删除。大多数这类作品似乎都集中在战后几十年的政治史上，而早期几个世纪的历史则被归入到绪论中。我曾经常看到这种令人疑惑的现象。但是，对于低地国家的历史来说，这种使人疑惑的做法是不可行的。因为，它们创造欧洲辉煌的时代从 13 世纪一直延伸到 17 世纪，而且它们对艺术、科学、商业、工业以及思想领域的贡献远远大于它们近

来在政治上的成就。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正在鲁汶大学文化系任教，这增加了我透过政治史看清历史事件进程的难度。本书对近代以来的政党政治史作了最为广泛的概要，并给那些希望了解更多细节的读者提供了进一步阅读的建议。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许多朋友和同事给了我大量的帮助，他们或者纠正我的错误，或者对我的工作给予鼓励，在此我向他们表达我的谢意，不过我深切地知道，这是微不足道的。（按照姓氏字母顺序）他们是格里特·克拉森斯（Greet Claassens）、西蒙·德尔（Simon Dell）、肯尼尔·德雷兹奥夫（Kynil Drezov）、吕克·杜尔伦（Luc Duerloo）、克里斯特尔·格蒙普热（Christel Germonpre）、简·古森斯（Jan Goossens）、还有格雷格利（Gregely）、伊斯特万·尤哈斯（Istvan Juhasz）、吉多·拉特（Guido Latre）、希尔德·梅杰恩斯（Hilde Meijns）、内奥米·摩根（Naomi Morgan）、帕尔提克·内夫斯（Partick Nefors）、达维德·佩茨（David Petts）、李·普里迪（Lee Preedy）、苏珊·里德（Susan Reed）、乔尔·舒耶尔（Joel Schuyer）、玛吉特（Margit），以及托夫纳（Thofner）、爱德华·维克斯（Edward Vickers），这些人都对我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支持。他们给我指出了许多事实上的错误、过于唐突（粗略）的解释、令人费解的缺漏，以及文体上的不恰当和晦涩之处。这部书中所有难以避免的错误与他们无关，完全由我本人负责。迪德里克·德海克（Diederik Derhaeg）、托娜·埃塔巴拉（Zana Etambala）和安德烈·韦塞尔斯（Andre Wesels）对海外历史提供了指导。特卡·阿克顿（Terka Acton）、维多利亚·赫胥黎（Victoria Huxley）给了我所有至关重要的鼓励，使得我有信心把这样一部作品呈现在读者面前。

在研究我所不熟悉阶段的历史时，我用我在中学、大学时期学到的基本方法和技能，我对我的老师们的感激之情因而随之增长。没有他们，我不可能开始这项工作，因此我把我是否令人满意地完成了这项工作的评判权交给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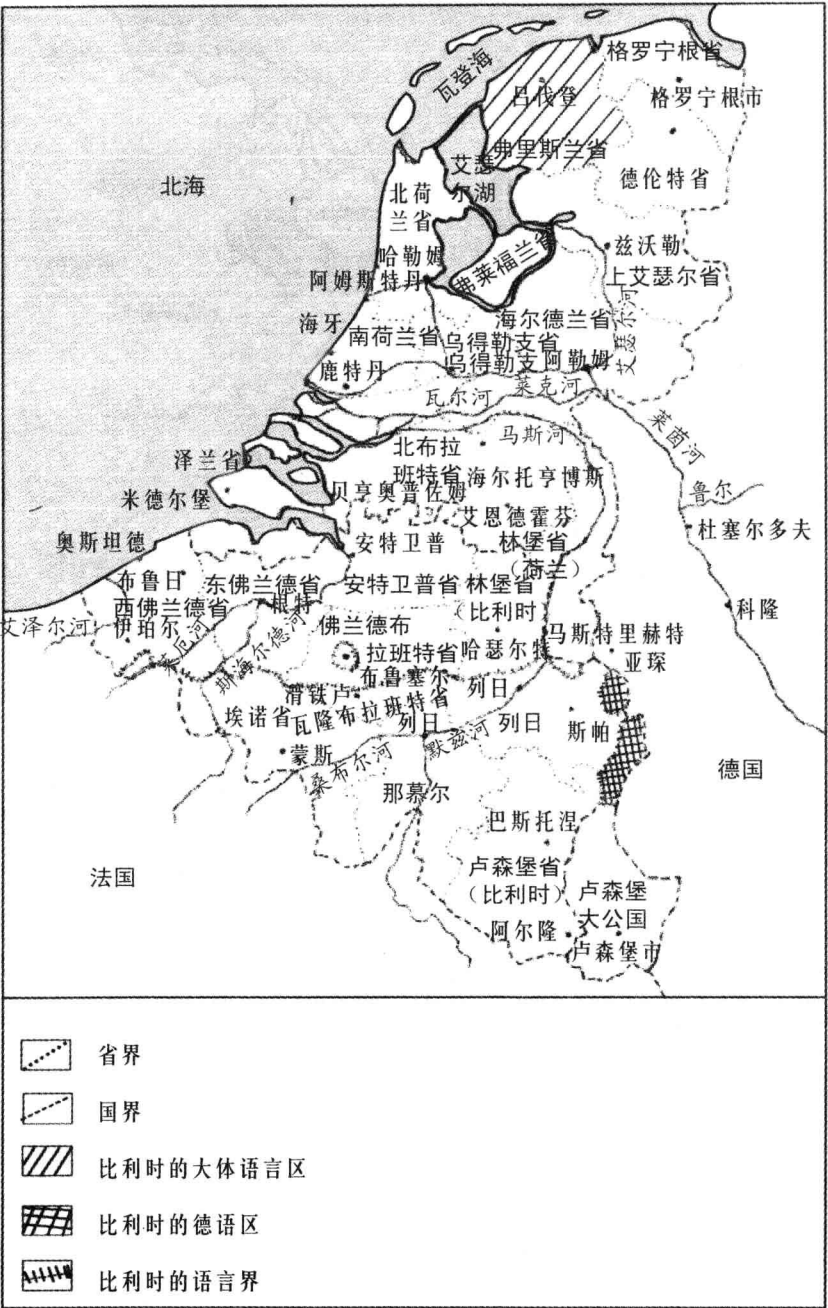


图 1 比荷兰大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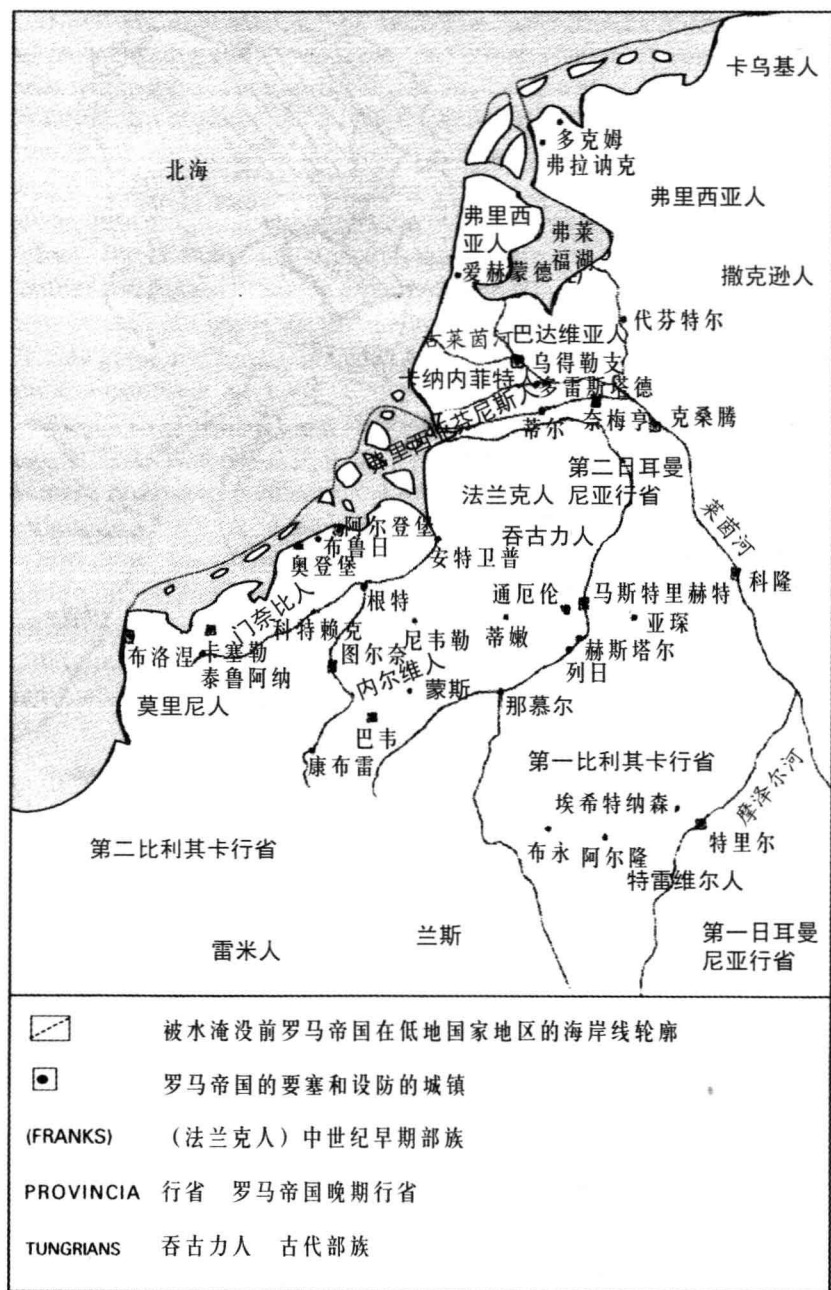


图2 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早期的低地国家地区



导 言

1

众所周知，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是三个“人造”国家。它们之间共同的边界很少，但是它们的外交和军事活动产生的后果却不少。比荷卢三国是法国和德国在低地地区拿走了它们所能拿走的之后剩下的部分，这剩下的部分中，任何一个国家都没能够建立起全部的统治。在查尔斯·戴高乐一类的人看来，这种状况使得这三个国家成为非正常物（abberation）——剩余物（left-over）。而在这三个国家自己的19世纪历史学家们的眼里，这却使得它们成为预定的幸存者。

也许，对这一区域，最确切的称谓应该是“边界”（frontier）地区，如果“边界”的概念不局限于指泾渭分明的边界线，而是指相互作用、相互重叠的区域的话。并不是说法国和德国或者意大利和瑞士的影响力没有到过这三个低地国家，而是说尽管在这一区域所有这些国家的影响力都能感觉得到，但是它们中没有一个能够完全占据主导地位。

多样性

可以说，所有类型的边界线都在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三国存在着。曾经被法国人称为是他们的“天然的边界线”的莱茵河，从荷兰的心脏地带穿过。其他边界线还包括三条语言边界线，即比利时境内

的荷兰语和法语之间的边界线、比利时和卢森堡境内法语和德语之间的分界线以及荷兰境内的荷兰语和佛里斯兰语之间的分界线。在天主教和新教传统上占统治地位的地区，地区分界线在单个比荷卢国家内部也能找得到。比利时的村庄巴勒海托赫（Baarle - Hertog），四面与荷兰的北布拉班特省为界（而且从外在形式上它与荷兰的村庄巴勒纳绍 baarle - Nassau 是相连的），这是当今世界上最后保留下来的，一个欧洲国家的一块内陆领土却位于邻国境内的例子之一。夸大些说，就其所处的边境地区的地理状况以及语言和宗教交织的状况来说，这三个低地国家和瑞士——它位于与它们距离遥远的法国—德国边界的另一边——相似。不过与瑞士对西欧强权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疏离的状况不同，这三个低地国家在几个世纪里曾经是它们自己的中心，并且在现代欧洲伟大的经济和政治统一运动的进程中处于领导者的地位。

瑞士与低地国家的另外一个不同之处在于，瑞士长期以来是一个松散但相当稳定的由州组成的联邦国家，而低地国家则趋向于分离化（fragment）。把低地国家作为一个单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进行统治的一次尝试发生在 1815 - 1830 年，其结果是导致革命和内战。令人诧异的是，在每一个比荷卢国家内部，在语言和外在形式上都存在着各种形式的省级和地方性的划分。甚至在面积最小、实施双语制（卢森堡语和德语为官方语言）的卢森堡，也有国民把法语而不是卢森堡语当作母语，而且卢森堡被分为西北部的林业区、东部的农业区、西南部的工业区以及由发展服务业的卢森堡市主导的中心区。

文化上的差异在日常的碰撞中体现得很明显。荷兰人的直爽会在无意中冒犯他人，而比利时人的含蓄则会被认为显得虚伪。比利时人会讲关于荷兰人的“苏格兰”笑话，而荷兰人会讲关于比利时人的“爱尔兰”笑话。这些笑话对讲笑话的人来说是一种乐趣，因为他们都期待所讲的笑话能产生相似的破坏性的效果。此外，文化的差异也不完全是由国界线确定的。在一国之内，比利时佛拉芒人会讲关于比利时林堡人的“威尔士的”笑话，荷兰人会讲关于佛里斯兰人的笑话。在荷兰，位于莱茵河三角洲南部、传统上属于天主教的城市，直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 80 种,2 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

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至最近，它们在节日里举办的盛大狂欢活动仍会使拘谨的北部人产生一种身处外国的感觉。

除以上所述的习俗、语言、法律、宗教以及各种各样的省州主义和地区主义的这些凌乱的边界线之外，比荷卢三国的公民社会组织也同样显示了一种奇特的分离主义形式。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比利时和荷兰的社会组织是以一种为说英语的历史学家们所熟知的“柱子化 (pillar)”社会，即组成社会的所有部分共同支撑起社会的屋顶 (roof)，但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能够接触到屋顶（能够起关键性作用）。新教徒、天主教徒、自由—世俗论者、社会主义者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共产主义者都纷纷建立起各自的组织，形成不同的柱子，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摇篮到坟墓——支持它们各自的成员，这些组织有教堂和宗教会所、政党、贸易联合会、保险联合会（工会）、储蓄银行协会、医院协会、中小学、大学、报纸——甚至还有广播和电视台，以及文化、音乐和体育方面的各种协会与团体。到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期，“柱子”现象达到高峰期，（社会的各个行业、各个方面都归入了不同的圈），甚至大的商业公司也会被划归到一个信仰 (confessional) 派别或者生活—哲学 (life - philosophical) 圈，而且有人会因为知道某个百货商场或者食品连锁店的利润属于某个特定的“柱子”，而避免去这些商业企业消费。

在卢森堡，教会与政府之间也存在同样类型的争执。但是在卢森堡，奉行自由主义的政治精英上层集团更加愿意给天主教的教育和慈善机构提供国家支持，因而该国的教士集团对于国家的大力监督，与其他国家相比，感到自在一些 (comfortable)，而不是像其他国家的那样是在忍耐。其结果是，在卢森堡形成了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和政治整体。但是在比利时和荷兰，任何政党都不会接受这种妥协原则。在比利时，以及更小程度上在荷兰，除政党以外，“柱子化”已渗入公众生活（设想的共同的屋顶）的各个领域，在诸如警察局、邮局、铁路等这些机构里负有责权的职位，甚至法庭法官和礼仪官员的任命，都在不同的柱子之间进行分割（分配）或者选择。现今，这种现象已

经成为残余了，但是其影响力仍然强大，尤其是在比利时。

比利时显示了更大的分离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在荷兰和卢森堡并不明显。比利时是联邦体制，许多政治和经济职权移交给了三个语言“领地”，即说荷兰语的佛兰德区，说法语的瓦隆区和这两种语言都是官方语言的实施双语制的布鲁塞尔首都区。文化政策和教育政策在这三个鲜明的语言——荷兰语、法语、德语——“社区”之间进行分配。这种状况在佛拉芒区与说荷兰语社区、瓦隆区与说法语社区基本吻合，但说德语社区位于瓦隆区之内，并且说法语社区和说荷兰语社区都在双语制的布鲁塞尔区拥有权力。这种社区的划分意味着支撑国家生活的所有柱子无论在彼此独立的语言组织（机构、团体）里，还是在政治、社会、文化以及经济组织里都是重复的。即使在当今，有关“日耳曼语”种族和“罗曼语”种族的胡言乱语仍然时不时可以听到，这些胡言乱语更加经常性地引起貌似真实合理但等同于虚构的“文化差异”。有关欧洲人的看法和价值观的调查再一次显示，佛拉芒人和瓦隆人之间的关系，和他们与荷兰人或法国人之间的关系相比，彼此更加接近（在某些方面他们也与说德语的莱茵兰人之间的关系同样如此）。佛拉芒人和瓦隆人很少能从建筑、外表、衣着或言谈举止上辨别出来，唯一能把说荷兰语者和说法语者区分开来的方法是凭听觉。只有在比利时人开始说起他们的分裂现象时，那些强调他们之间不同的准则才会在他们的脑海里出现。

在比利时，除了语言上的分裂，基督徒和世俗论者之间存在的更加深刻的信仰上的分裂也分裂了比利时。19 世纪的反教权主义对后世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奉行各种各样戒律的共济会会所在公众生活尤其是在信奉自由主义的政党中发挥着公认的作用。这种现象在英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对于墨西哥人来说却是熟悉的。这种信仰上的分裂在荷兰也很明显，但是没有比利时的反教权主义表达那么多愤恨。此外，比利时还有一个数量很小的几乎被忽视的新教徒小群体，而在荷兰除了有过分活跃的新教信仰之外，还有一个基础牢固、组织一体化的天主教小群体，其教徒绝大多数集中在莱茵三角洲南部，但